

昨日楼台

马力
著

老建筑的文学追忆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作・様合

—

作・様合

—

昨日楼台

老建筑的文学追忆

马力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昨日楼台：老建筑的文学追忆 / 马力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4. 10

ISBN 978 - 7 - 5161 - 4988 - 1

I. ①昨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1850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选题策划 小 颐 王 磊
责任编辑 王 磊
责任校对 林福国
责任印制 王 超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35.25
字 数 398 千字
定 价 9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自序

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在建筑上面的。亭台楼阁虽不缺少实用的功能，主要的似乎还在它的观赏性，放在山水间，借着风景的衬托，就更入眼。一个中国文人，写了一辈子，他的作品里，总会有一些关于建筑的文字。

我在伦敦，望着泰晤士河畔的中古时期的城堡，觉得它是沉重的。我的目光喜欢落在轻缓流着的河水上。我想起了湿漉漉的江南，粉墙乌瓦的老屋，同清浅的泉溪融成了画，看多久，心头也是舒朗的。

中国的古人创造出多种建筑形式。飞檐、鸱尾、雀替、歇山、额枋、藻井，在西方建筑中看不到，这是中国式的建筑美。走进青山翠谷，望见绿丛中忽然闪出一片僧寺暗红的墙影，不待钟鼓响起，心就醉入诗境。

“远磬秋山里，清猿古木中”、“小院无人雨长苔，满庭修竹间疏槐”，唐人的吟咏，都由四时景物触发。建筑物在风景里扎了根。

中国的古迹连着历史，承载的文化遗产受了千年风雨而不灭。苏州园林的出名，在营造的工巧之外，拙政园、沧浪亭主人寄托的襟抱、情

致和趣味，暗含在堂榭亭馆、竹荷溪石间了。梵宇琳宫深藏名山，佛道气象又是人间的大观。高壁阔院的格局分明远借皇宫帝阙的建造手段。宗教的力量岂止限于一角山林？繁多的石窟、陵寝、祠堂、庙塔、摩崖，成了常睹之物。至于额上檐下的木雕石刻，留着无名工匠的技艺，品赏，能够微感着先人的指温。假定把它们滤去，目光所触的一切就单薄了，无味了。

我在旅途中写下的文字，记着这些由砖瓦木石组构的文化符号。

我的办公室北边，有一条赵堂子胡同。三号院里住过的朱启铃，是享大名的古建筑学家，单士元先生对我讲起他，很佩服。因为钦敬，我常常流连其门阶前，也进到里面看过。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，轻抚着回廊和垂花门，我尽力浮想着旧日光景。中国营造学社曾设在前院，现今也是故迹难觅了。

我前些年为旅游而忙，神州之域的风景也还没有完全看罢，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，希求“芥子纳须弥”就成为至难，甚而近于痴人说梦。近日脚板是慢慢地歇下了，由户外的游转为室内的写。文字似乎比砖木之筑更能耐久。

山西悬空寺的栈道上立着四个字：公输天巧。我的文字虽够不上“天巧”，辑为一册，却不负我半生的行走。

目 录

自序 /008

辑一 古庙 /001

白马寺 /002

少林寺 /006

法王寺 /009

相国寺 /012

嵩阳书院 /015

中岳庙 /018

赤山法华院 /021

灵岩寺 /024

汇宗寺 /027

开元寺 /033

承天寺 /037

南华寺 /041

云门寺 /045

皇泽寺 /050

宝华寺 /053

宝光寺 · 升庵祠 /057

南普陀 /060

娲皇宫 /062
黄粱梦 /066
草庵 /069
布达拉宫 /072
大昭寺 /074
哲蚌寺 /076
扎什伦布寺 /078
白居寺 /081
塔尔寺 /084

辑二 古墓 /089

大禹陵 /090
茂陵 /092
乾陵 /095
宋陵 /098
德陵 /100
西夏王陵 /102
关林 /106
洛阳古墓 /109
方以智墓 /112
廉颇墓 /115
春申君墓 /117
鲁肃墓 /119
小乔墓 /121
海瑞墓 /123
五人墓 /125
黄公望墓 /131
郑成功陵墓 /134
靖江王陵墓 /139
阿斯塔那古墓 /142

昭君墓 /144

辑三 古关 /151

山海关 /152

居庸关 /156

剑门关 /161

娄山关 /165

阳关 /167

辑四 古城 /171

昭化 /172

长汀 /175

佗城 /179

凤凰 /184

沅陵 /188

芷江 /193

通道 /198

道县 /201

富阳 /204

鸡鸣驿 /209

平遥 /213

安阳 /216

广府古城 /220

高昌故城 /223

交河故城 /226

辑五 古窟 /229

云冈石窟 /230

麦积山石窟 /235
莫高窟 /242
榆林窟 /248
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/252
大足石窟 /254
响堂山石窟 /258

辑六 古楼 /265

黄鹤楼 /266
岳阳楼 /269
披云楼 /272
浔阳楼 /275
樊楼 /278
花戏楼 /281
赤嵌楼 /285

辑七 古台 /289

丛台 /290
越王台 /293
严子陵钓台 /296
观星台 /301
郁孤台 /303

辑八 古亭 /307

兰亭 /308
烟水亭 /311
三醉亭 /314
仙梅亭 /317

沧浪亭 /319

燕喜亭 /323

辑九 古阁 /327

天心阁 /328

滕王阁 /331

蓬莱阁 /337

辑十 古矶 /341

采石矶 /342

东坡赤壁 /346

周郎赤壁 /350

辑十一 古宅 /355

王羲之故居 /356

李贽故居 /359

李鸿章故居 /363

翁同龢故居 /367

康有为故居 /371

黄遵宪故居 /374

曾朴故居 /379

胡适故居 /386

青藤书屋 /391

三味书屋 /394

百草园 /396

青云谱 /400

关西新围 /404

留余堂 /409

会老堂 /414
陋室 /418
华祖庵 /422
卢宅 /426
尚书第 /431
承启楼 /435
蔡氏家宅 /439

辑十二 古园 /447

沈园 /448
介寿堂 /450
清华园 /456
香花墩 /463

辑十三 古镇 /471

周庄 /472
同里 /478
盛泽 /482
锦溪 /485
木渎 /488
南浔 /492
枫泾 /497
磁器口 /500
三河镇 /503
暖泉 /510

辑十四 古桥 /517

洛阳桥 /518

五里桥 /521

学步桥 /524

弘济桥 /527

辑十五 古塔 /531

慈氏塔 /532

崇禧塔 /534

苏公塔 /537

银山塔林 /539

辑十六 古坊 /543

棠樾牌坊 /544

许国石坊 /547

辑一

古庙



雄视千古的寺宇，无声地叙说沧桑。

白马寺

汴洛多佛迹。少林寺为禅宗祖庭，可算天字第一号。我已另有文记过，故无妨在这里略去。离寺，过少室、太室两山间的轘辕关，奔往西北的白马寺。古关不存，漫漫山道上，大禹理水的传说还常常被人说起。忽然想到家里挂着的《老子出关》那幅画。若骑在青牛背上在嵩邙陵谷间缓行，流览沿路风物，何等悠闲！朱自清说“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”，诗意正该不浅呢。

此际崖上是迎着艳阳而泛出新碧了，在气象上表露着蓬勃与跃动。覆在山上的那层灰黯渐渐褪去。清明刚过，距谷雨也不远了，豫中的春天，

应该是这种颜色，岂可流于毫无点缀的枯淡？我就记起那年四月里来游少林的情形了。山景和庙貌不见变化，老去的只是我的容颜。

行至洛阳城东的郊野。张恨水说管鲍分金的典故就出在此处，寺西数里尚有名为“分金沟”的车站。中原古地、黄河岸边，随意指去，就可讲出一段故事，正好供我掇拾。站在午后的天底下把四外一望，村舍横斜于廓落的田垄里。邙山洛水之间，哪里去寻一点周汉魏晋的残迹呢？昨日走中牟，看人遥指平野述说官渡之战，千年烽烟都逝，谁能道尽兴亡旧事？

中国的僧刹，差不多是固守同一法式来建的。白马寺并无例外，挑出它的特殊之点倒不容易。我只能说些比较的话。看过嵩山之麓的中岳庙，白马寺便显出格局的稍逊。殿廊的高矮、院舍的深浅在中国的梵宇里应算普通，同少林寺来比，略无相差。大雄殿供毗卢遮那佛，文殊、普贤陪伴左右，华严三圣虽近在眼前，犹如远踞神秘的彼岸。那种平和安详的表情仿佛在建寺初年就凝定了，永无改变。十八罗汉静守在两厢的暗影里，神温和而貌清秀，不似一些地方的罗汉胖大。护法的伽蓝菩萨执一杆戟，有天王的眉目而猛气胜过手握金刚杵的韦驮。看众神，我有点无动于衷，盖因都是非人间的。能牵我情的，是引白马负经籍远来中土的摄摩腾和竺法兰。两位高僧是在寺中永眠了，又仿佛在深墓里做着各自的清梦。觉苑的风晨雨夕，和他们的精神融在一起。圆大的坟茔分立于山门内的东西，古德的灵魂远离冢中枯骨而翩然飞升。我绕墓一走，可说高山仰止。碑勒僧像，算是投在石上的最后一点影子。无缘睹其真面，看看线刻小像，亦聊可慰情。镌诗，唐太宗李世民题。“青牛漫说函关去，白马亲从印土来”一联尤妙。有他的抒咏在，天竺之僧的名气更非寻常。



考寺史，可谓触到中土佛教的源头。《理惑论》里写着的聊备一说，是：

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飞在殿前，欣然悦之。明日博问群臣，此为何神。有通人傅毅曰：“臣闻天竺有得道者，号之曰佛，飞行虚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将其神也？”于是上悟，遣使者张骞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，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，于其壁画千乘万骑，绕塔三匝。时国丰民宁，远夷慕义，学者由此而滋。

另有类近撰录于寺碑上，云：

汉明帝永平七年甲子，四月八日，帝寝南宫，夜梦金人，上因君臣之对，遂使人至西域求佛道，乃得摩腾竺法兰，帝大悦，至十四年辛未，敕于西雍门外，建白马寺以居之。

我只是觉得这些记在书里、刻于碑上的字，出处虽是两样，却足可说明这座古寺的来历，才不惮烦地选抄。

腾、竺二僧将释典引进，在儒道之外添入新的文化精神。中土素无宗教的历史就此一变。洛邑清梵含吐，天花乱坠。张中行讲过，佛陀之教一来，民众就有了“睁眼似可见，闭眼似可得，力大到绝对可靠”的精神依凭。此种信仰，比“道家设想的逍遥，宋儒设想的孔颜乐处之类”更能亲近日常生活。跨入释门的善男信女，在心灵的润化中暂时忘却了俗世的悲苦，释迦的影响也就超出孔聘。清人“孔丘老教所到处，无不有佛教。佛教所到处，孔教或不到”，表明的大约是同样意思。